

# 日本养老院里那些70岁的护工们

现在是午餐时间。在日本这家名为“十字架之心”的养老院里,72岁、稍显佝偻的大平邦夫正在喂另一位老人喝汤,帮其他老人倒着茶。

不过大平邦夫可不是这里的养老人员。他是一名工作人员,也是日本白发劳动力大军的一员。随着日本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白发劳动力人数也越来越来。

最近的一天,在大平邦夫看护工作的休息间隙,他说:“我喜欢跟这里的人聊天,十分有趣。但是,这里的工作也很辛苦。”

日本素有“超级老龄化”社会之称。如今在日本,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预计到2050年这一年龄段人口百分比将上升至40%。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为85岁,也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在退休后的十年、二十年里仍然相对健康。

## 过半护工60岁以上

与此同时,日本的新生儿出生率直线下降至保持人口稳定的最低水平以下。尽管现有的人口数量为1.28亿,但是根据政府预测,到2050年日本的人口数量将衰减至1亿以下。

这就意味着官方机构必须想办法让老年人的健康更长久,并且同时增加劳动力来弥补人工短缺。

在“十字架之心”养老院,超过半数的护工年龄在60岁以上,有15人的年龄甚至超过了70岁。

“我们发布招聘广告后,收到了很多老年人的求职申请,年轻人反而不多。”养老院院长横尾香织说道。

管理这家养老院和神奈川县其他养老院的组织已经把正式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不过如果员工希望并且能够工作的话,他们也允许员工一直工作到80岁。日本全国各地政府也积极招聘60岁以上的人来承担养老院里的轻松活儿。

这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同时,研究人



■ 72岁的大平邦夫自退休后开始在日本横滨一家名为“十字架之心”的养老院工作

员也在大力开发机器人,让机器人协助老人上下床和轮椅,一向不大关注外界的日本也开始慢慢接受外籍劳工。

41岁的横尾解释说,虽然老年劳动力有诸多限制——比如大多不能做重体力活——但和年轻劳动力相比,他们有不需照顾自己孩子的优势。

“还有,因为他们和住在这里的老年人年龄相仿,他们之间更容易交流,”横尾说,“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这对他们肯定有好处。老年员工更能理解身体疼痛这种事,毕竟他们年龄差不多。”

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去养老院工作是因为他们需要钱。而对于其他人,工资是好处之一,不过更主要的动力是活动和社会责任感。

95岁的坪井代子每天白天会来到养老院,她说她很喜欢大平邦夫在身边陪着她。“他非常贴心,知道我们喝的茶多少温度最合

适。我儿子跟大平先生比起来差远了。”大平邦夫在收拾午餐盘时,坪井代子说道,“在他这个年纪,大平先生算是比较健康的,别看他是个男人,他的心可细了。”

大平邦夫也喜欢这份工作。他从退休后就在这里工作,已经有17年了。退休前,他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的销售部工作。现在,他每天工作8小时,一周工作4天。

## 最年长护工78岁

大平邦夫自幼丧父,母亲也在他22岁时去世。“我其实不是在寻找缺失的母爱,而是想着能替别人照顾他们的父母。”

他这么做也为了使自己保持年轻。大平邦夫眨眨眼说:“我觉得工作也有助于我保持身心健康,所以只要我干得动,我会一直做下去。”

大平邦夫还不是这里最年长的员工。最

## 29.奶油蛋糕

还是快想想去北京考中戏的事罢。于是赶到了上海市高招办,说了一下情况,咨询的问题不多,加在一起一共一个:去北京高考,来回火车票可以报销吗?问得出这种问题的原因,只缘一个字:穷。承蒙高招办老师回得很爽快:去问你的单位,他们说报就报,说不能报就自己报销。匆匆赶回厂里,匆匆找到了工会主席,他听我说完,默默看了我一会儿,说,拿火车票来报吧,希望你能考进中央戏剧学院!

关于当年考中戏的情景,近日偶尔从一册旧笔记本上捡得如许文字,特录于兹:1978年6月21日,夜9时30分,上海——北京,火车票23.7元;6月22日中午,泰安订票下车,坐长途公交车至莱芜,汽车票1.7元……

且慢,这里需要交待一下在泰安下车去莱芜的原因。因为当年我的太太原本在江西插队落户,后随其父亲去了上海后方基地山东莱芜张家洼工程指挥部工作,且已有身孕,是以趁机去探亲一回。

印象深刻的一幕发生在泰安火车站。有几位山东大娘见我提着一大盒16寸的奶油蛋糕,蓦地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问道,这是什么?我很老实地说是奶油蛋糕,不料她们像听到天方夜谭一般,连连发问,什么叫奶油蛋糕?那年头,这玩艺儿稀罕着呢,除了上海,全国几乎没什么地方生产制作,哪像今日,早已遍地开花,且花样百出。

我开始了徒劳无益的解释,谁知越解释越糊涂,越糊涂也就越弄不清楚!到了后来,她们居然一拥而上,个个伸出手来要解开那捆扎蛋糕盒的红绳带。见势不妙,我只得在这些山东大娘面前乖乖举手投降:主动解开了那一圈一圈又一圈捆扎的红绳带。

真是“闻名不如见面,见面先去一半”。当冰淇淋奶油蛋糕露出了庐山真面目时,她们陡然异口同声地深深叹息起来:妈呀,不就是一块蛋糕吗!

对了,看来得稍稍讲述一下我为什么千里走单骑携带奶油蛋糕的故事了。因为它既不是捎给我妻子,也不是捎给张家洼,而是特

年长的是在办公室工作的78岁老人和另一位帮助配菜并陪伴更老的老人活动的福冈纪子。

福冈纪子说:“这工作很有趣,我乐在其中。”

东京大学老年研究所的秋山弘子表示,相比十几年前,现在日本65岁老人比那会的同龄人无论在身体和心理上都来得更健康。她说:“他们依旧充满活力,健康且长寿。”

秋山弘子的研究发现,工作有助于老年人保持身心健康。“工作的时候,他们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早上醒来,吃完早餐,上班,然后和人交流,与社会保持联系,”她解释说,“我们遇到过一位抑郁的老人,在开始工作后完全变了一个样。”

即便如此,分析人士认为,日本依然不能只依赖老年人,或者机器人来解决养老院劳动力缺失问题。在这里,劳动力的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只会越来越高。

为此,日本已经和印度尼西亚、越南还有菲律宾达成协议。根据协议,申请人只要接受完整的职业培训和通过日语测试就可以在日本的养老院工作。

但是如果这些外籍员工想留在日本三年以上,还必须通过国家护工考试。这项考试难度十分大,40%的日本申请者都无法通过考试。另外,也有许多日本人担心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

明年,日本政府打算小幅度放宽政策,并推出技术学习项目,但是居留日本的时间限制和难以通过的考试仍然存在。

淑德大学的老年护理专家曾根裕纪表示,借着这个实习项目,将有2000多名外籍劳工进入日本。“但是未来十年里,我们预计需要30多万名护理工。所以,如何解决护理工短缺仍是个大问题。”

如此一来,老年护理工将更加普遍。

78岁的福冈纪子则说:“我起码还能再工作两年。”

摘自《看世界》2017年3月下

# 玄机无界



达世新

## 15.奇乐坊

梦韵脸上有些挂不住,随即给他俩做了介绍。原来这唐老鸭是梦韵读上戏时同学的“同学”,他来串校时认识了她并发力猛“追”,不过她最终还是没让他“追”上。他告诉梦韵,自己工作现在主要在上海,因为他们一些有志于发明创新者相约成立了个创客空间“奇乐坊”。

“有意思,奇乐坊,创客!”林之风听着若有所思地点头。突然间,他脑中有一条思路闪电般链接了,他拿出了昨天晚上所画的速写。“我这位朋友也在你们当中吗?”唐老鸭手按方框眼镜定睛看了下:“没错,看那样子就是我们这个奇乐坊的坊长。”

“坊长?乍一听还像是国防部防长咧!他叫什么名字?”林之风舒展一笑。“忻飞。”唐老鸭随口答道,“哎,是你的朋友怎么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是前不久在一次博士沙龙上认识的,今天想来拜访下他,能给我们带个路吗?”唐老鸭摇摇头:“不巧啊,他刚去了四川。”“哦,那麻烦你就带我们去你们的奇乐坊看看吧?”梦韵一弯腰抱起了地上的纸箱。唐老鸭忙夺过纸箱:“怎么好让美女受累呢!跟我来吧!”

三人边走边走,很快走上了不远处灰色大库房的铁楼梯。到了二楼才拐进走廊里。这时,传来一阵争执声:“给你商量的半天,你让我进去参观下又怎么啦?”这人不是钟波达吗?!此时钟波达也看到了他们:“哎,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唐老鸭转脸对那把门的瘦瘦伙计说:“小门神!这些人都是忻飞和我的朋友!”

进了门来,梦韵好奇地问唐老鸭:“那个年轻人那么瘦,怎么还叫他做保安?”唐老鸭扑哧笑了:“他是不是保安。过去是顶级黑客出身,后来转黑为白,现在是我们的网安了!”

钟波达注意地听着,当然眼睛也没闲着:这里面积虽不算大,但功能区众多,布置紧凑。侧面靠墙还有一架小梯子可通到上面一

块搭出的区域。目力所及,可看到这里的航空研究特色非常明显。墙上有不少世界名机照片和幻想图。

“来来,快坐快坐,不好意思,这里太乱。老朋友,我今天也只能招待你和你的大老板喝矿泉水了。”“没关系没关系。”林之风和梦韵分别坐到旧沙发和转椅上。旁边一张由两张写字台拼起来的工作台上,放着电脑,电烙铁、书籍、茶缸、充电器、方便面等等,看得出他们平日的工作与生活忙乱。

钟波达的视线给桌上的一架飞行器模型之类的东西吸引了住,他伸过手去想。

“哎,这个别动!”小门神再次“把门”。

广州汽车总站候车室。人流熙攘。

忻飞拿着已充好电的手机回到原来的座位,只见大师正曲腿躺在座位上。

之前在茶馆的突然离奇出于无奈,大师拉他出来时说与外星飞碟奇遇不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而忻飞也想起了他们西工大航空学院贴在走廊里的一句宣传语:“不要为泄密找理由,而要为保密担责任。”随后他俩来到了这家肯德基餐厅。光头接着讲起他与外星飞行器的奇遇:

“我在西藏当兵时,听说在喀喇昆仑山口,常可见到奇怪的飞行物,有圆形的、三角形的,还有雪茄形的。于是有一年夏天我决定用探亲假去那里亲眼见识一下!我搭车穿过阿里地区,随后就进入新疆西部。我在大红柳滩这地方下了车,你以为是出了西藏山就少了,在新疆的帕米尔高原上,满眼群山浩荡,后来我查地图才知道,那里是欧亚大陆的山结,什么高加索山、喜马拉雅山,好多世界闻名的大山脉都是在那里发端的。那里海拔和空气洁净度都很高,无数星斗所散发的光芒把地面照得惨白,高山反应又把我搞得就像走在天路上。往里走了好一阵子,也没任何吊毛发现。我准备扎小帐篷,就在这时隐隐看到不远处有光束在闪,我以为有汽车来了——啊,接下来我真是大开眼界!开天眼了!”

忻飞的眼睛也蓦地瞪得大大的。

“我就看见一个圆溜溜的飞碟,从山背后忽然垂直升了起来!还亮着一圈灯!我吓得赶紧趴在一块大石头后,额头上的冷汗一个劲地往下淌!”“你胆子其实还蛮小的。”忻飞不满意地摇摇头,“有点‘叶公好龙’!”

# 工人新村

管新生



快专递给北京的一位暂时还不认识的朋友。

怎么回事呢?且说我此番进京赶考,惊动了一位厂里技校的小朋友学生(那时确实是很小小朋友的),鲜有的濮姓,名唤诗龄,连起来一念变成了“濮司令”,威风凛凛。那年月的钢丝录音机是个稀罕物儿,他家就有一台,我们都是属文学青年一族,时不时地来几段诗朗诵也蛮文学的,录完了从钢丝录音机一播放,蛮像那么回事儿!听过我朗诵的人都说我嗓音条件不错,共鸣音深厚很磁性,是当播音员或歌唱家的料。可惜啊,就是普通话中一个不小心便会偶尔漏出几丝上海腔,更令人扼腕的是五音不全,无缘播音员歌唱家。后来,他技校毕业后便留校当上了老师;再后来,辞职作了民营企业,至今仍闹腾得红红火火的。

当“司令大人”一听说我将去考中戏,便十分仗义地说可以去找他在新华社工作的姨妈姨父,姨父是新华社的高级雇员(开天辟地头一回听说不是职员不是职工),一通晓21国文字,一精通24国语言,姨妈还是抗美援朝时彭德怀的翻译。关键是什么呢?是他们住新华社公寓,却有一套四合院专门免费接待南来北往的朋友下榻住宿!见我怦然心动,当即十分及时地追加了极为重要的一句,说,姨妈是上海人,很喜欢吃奶油蛋糕,但北京没有,北京没有便吃不到,凡上海的朋友去,必捎一盒奶油蛋糕,冰淇淋的。

于是,我当仁不让地给捎带上了。当我从莱芜食品商店捆扎好奶油蛋糕之后,便沿着公路向张家洼走去。一边走,一边不住地回头看,看前档挂有08牌号的卡车——这是当年上海的汽车牌号。妻子在信中告诉我,每天工地上都有卡车往来于莱芜和张家洼指挥部,一伸手,司机便会靠边停下,一听你说上海话,便会捎你到工地。

就这样,不上十来分钟,我就上了一辆很家乡的08卡车,直奔张家洼。

没要我一分钱的人民币。

于是,我在张家洼度过了一个难忘的下午和晚上,次日一早继续启程前往北京。